

池田大作

新
人間革命

第十卷

池田大作

新

人間世

命



A0988349

第十卷

I 313.45
2055

內頁插圖：內田健一郎

封面繪圖：蘇東天

Original copyrights by Daisaku Ikeda

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© Soka Gakkai, 2002

Chinese orthodox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

Cosmos Books Ltd., 2002

書名：新・人間革命（第十卷）

著者：池田大作

譯權：創價學會

出版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皇后大道東109~115號智群商業中心十三字樓

電話：2528 3671 圖文傳真：2865 2609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（門市部）

九龍彌敦道96號（加連威老道口）（門市部）

查詢電話：2861 1022 圖文傳真：2861 1541

承印：亨泰印刷有限公司

香港柴灣利眾街27號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

電話：2896 3687 圖文傳真：2558 1902

發行：利通圖書有限公司（港澳）

九龍紅磡民裕街41號凱旋工商中心8樓C

電話：2303 1010（13線） 圖文傳真：2764 1310

版次：二〇〇二年九月香港第一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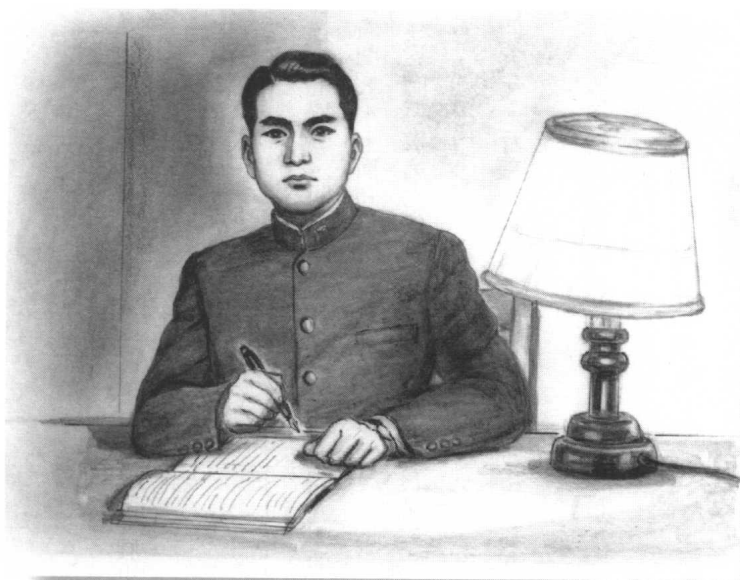
（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）

ISBN 962-993-785-9

目錄

言論城	1
幸風	65
新航路	135
桂冠	211

言論城



人間革命，就是一切的原點。

因為一切的根本，是人，是自己本身。

所以，自己本身的生命變革能改變家庭、改變地域、改變社會、改變時代、改變歷史、改變世界。

推進人間革命的佛法巨潮洶湧澎湃，化作怒濤，掀動大海。

會長山本伸一的小說《人間革命》在報紙上連載，開啟「勝利之年」一九六五年的新春。全國的會員人人翹望着元旦的《聖教新聞》，上面刊登了連載的第一回。

這是山本會長的第一部連載小說，記述恩師戶田第二任會長出獄後的人生歷程。

戶田先生的正義、面貌和確信，如今第一次由山本先生揭示，想到這一點，大家心潮激蕩。連載第一回的內容從即將戰敗的一九四五年七月三日「瘦削的中年男子」出獄寫起。

「這男子穿着浴衣，瘦長的身軀搖晃着。清風正拂起他的下襠，瞬間露出了骨瘦如柴的骨脛來……」

第一回沒有說這個人是誰，但學會員都明白，他就是戶田城聖。

就是這個瘦弱的男人為廣宣流布挺身而起，向七十五萬多戶人家流布正法，掀開了民眾勝利的偉大歷史，想到這些，讀者大為感動。

戶田出獄不過是二十年前的事，但是從學會的大發展來看，簡直有恍如隔世之感。新會員只認識取得偉大發展的學會，即使聽前輩幹部講述草創時期的事，也不大有實感。《人間革命》使他們深切感受到，創價大河的浩蕩流水確實源自一個人。

這也正是筆者山本伸一的意圖。他希望全體同志共有恩師戶田的決心和精神，為此而執筆。如果耽於逸樂，忘記原點的精神，組織就會失去靈魂。

伸一深思：為了使人類幸福的學會寶城永世長存，我必須把戶田的奮鬥精神永傳下去。

這一年新年，山本伸一還送給學會員一份禮物。那就是自一月一日號開始，在旬刊雜誌《言論》連載青春時代的日記，題為《摘自年輕時的日記》。

《言論》原先是言論部的機關刊物，於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創刊，當初是月刊。自一九六五年改為旬刊，由自由言論社公開出版發行。當此時機，雜誌決定連載伸一的日記。

伸一經常對青年談到自己從青春時代就一直寫日記，勉勵他們：

「要寫下灼灼生輝的日記，記錄青春時代每天忠於自己、無愧於自己的奮鬥。」

青年部的幹部聽了，就極力要求：請給我們看看山本先生青春時代的日記。

可是，日記本來不是給人看的，雖說是年輕時代的日記，伸一也非常不願意公開。

他一再拒絕：「不能公開自己的日記呀。內容是主觀的，整個看來意義不明的地方也不少。還可能給別的人帶來麻煩。」

但青年部長秋月英介再三要求發表伸一的日記。

「《言論》雜誌改為旬刊，務請允許在上面發表先生年輕時的日記。要是發表了，全體青年部員一定再高興不過了，會精神大振。為了肩負未來的青年，請先生答應。」

青年部長這樣說，伸一不好再堅持下去。

他一直認為青年部員和自己情同手足。如今毫不粉飾地讓他們了解自己的過去，也不是一件壞事。

他終於同意了，但限定連載三十六回，並刪去觸及別人的隱私之處。

山本伸一的《摘自年輕時的日記》從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一日的日記摘起。

那是他二十一歲的記錄。

五月三十一日（週二）小雨

人生中戴着假面具的人太多了。必須尊重真實，特別是青年。一生追求真實的人是偉大的人。得到戶田先生的公司照顧，一晃半年。實際上是波亂流激的日子。把一切苦惱付之一笑，精進不輟。在畢生的老師，不，永遠的老師麾下，朝着大曙光，不忘信念地前進。

少年雜誌《冒險少年》七月號編就，刊登了自己的處女作。把編輯工作當作自己的親友、戀人，盡力使這本以純真少年為對象、充當文化先鋒的雜誌提高質素，有所發展。

「應完成今天的使命」，那才能光照將來……

從這一年一月起，伸一在戶田城聖經營的出版社「日本正學館」就職，五月起擔任少年雜誌《冒險少年》的主編。七月號是他的第一個成果。

工作之餘，他還在大世學院（今富士短期大學）夜校苦讀。

會員對《摘自年輕時的日記》的反響大大超乎伸一的預料。

許多學會青年沒有高等學歷，也沒有社會地位和名聲。他們是平頭百姓，是無名的青年。讀了日記，青年知道山本會長也曾是一個和他們一樣、在同樣的境遇中勤工儉學的貧苦青年，感到非常親切。伸一自覺廣宣流布的崇高使命感、勇於向苦難挑戰的生活態度使他們產生共鳴，萌生了指向未來的希望和勇氣。

一個青年談了自己的感想：

「日記裏一貫地提到『反省』和『對將來的決心』。用比任何人都嚴厲的目光注視自己，向自己挑戰，我覺得這是成長為廣布領袖的主要條件。從中還學到了師弟之道。我要把它視作自己人生的規範。」

元旦的早晨，新年勤行會在學會本部舉行，山本伸一致辭，說：

「生命是永遠的。從那永遠的生命來看，此生猶如一瞬之間的夢。

不論現在怎樣誇耀富貴榮華，誰也不能把財富永續下去，況且財富也未必會帶來幸福。

能使我們積聚三世永恆大福運的，只有妙法，只有真正的佛道修行。而且，今世這猶如瞬間之夢的佛道修行，能決定永遠的幸福。

所以，為了一生成佛，為了永遠幸福，無論遇上怎樣的風雨，也決不退縮。雄赳赳、氣昂昂地奮鬥，爭取廣宣流布的勝利。

我們的廣宣流布運動，目標不是十年、二十年。這是拯救末法萬年、盡未來際一切眾生的運動，是實現人類渴望的恆久和平的前進。

要牢記於心，我們這一生，這一年，這一天的奮鬥，能決定永劫的未來。讓我們在各個領域

裏爭取全面勝利吧！」

把「永遠」凝縮於「一瞬的行動」，正是伸一時時要求自己的目標。

他決心這一年也從一月中旬開始往九州、關西、中部，傾注全部精力指導會員，尤其要在地區幹部的身上下工夫，他們是活動的關鍵。

鼓勵一定會化作力量，帶來希望，成為對方飛躍成長的跳板。

伸一總是在考慮如何鼓勵同志，如何使他們振奮。例如，這一年的活動方針有「推進座談會」一項，他立即在《會長講義集》第十一卷上題寫「常佛土」，贈給全國各地為座談會提供會場的人。

新一年的活動起步不久，一月十日，一封訃告送到伸一手上——歷任男子部長、青年部長等職的理事山際洋因癌症去世。

山際前一年春天健康欠佳，住了一陣子醫院，後來在家裏療養，卻不幸於今年一月十日中午辭世，享年四十九歲。

自前一年十二月理事長原山幸一去世後，又一名高層幹部逝世。對於山本伸一來說，一直同甘共苦奮鬥的同志之死是無比悲痛的事。

接到訃告，伸一最先趕去弔唁。

山際在一九四七年入會，信心和伸一同時起步，也因為這個緣故，兩個人從青年時代起，關係就非常密切。

在當上參議院議員之前，他是東京都立大學工學系的講師。他自幼多病，成年後還患過結核，療養了八年。

伸一想，他一直精神煥發地活動，這本身就是《法華經·壽量品》所說的「更賜壽命」吧。去年秋天訪問歐洲歸來不久，伸一聽說山際得了癌症，曾獨自一人往病院探望。

當時癌細胞已經擴散，山際笑着說：「不痛，醫生都感到不可思議。」那情景令伸一難以忘懷。

元旦的新年勤行會，山際無論如何也要來學會本部參加，此後過了九天就溘然長逝。面容那麼和祥，好似恬然入睡。

伸一心想：看見這副面相，誰都一定會確信他已經成佛了。他在山際枕邊靜靜地說：

「這麼多年來真是辛苦了，好好休息吧……」

然後對他高中二年級的長子說：

「你父親最高興的，是你出色地成長為廣宣流布的領導，所以你要為廣布使命貢獻一生。」
「是！」他點頭答應，相貌很像父親。

伸一又把視線轉向山際的妻子。

「生命是永遠的。您丈夫馬上就轉生，要確信這一點。」

山際有五個孩子。

身為他的廣布戰友，伸一決心守護這一家人，讓他們絕對幸福起來。

告別儀式在一月十二日舉行，伸一也參加了，再次鼓勵遺屬。

一月十六日下午，山本伸一出席九州福岡新建成的九州本部落成典禮。

新本部是鋼筋混凝土的三層建築，面臨玄界灘，和以前的九州本部相鄰。

山本會長的「勝利之年」地方指導從九州開始了。

落成典禮之後，伸一出席在新本部召開的地區部長會，接着又參加男女青年部的會議，傾注全力進行指導。

翌日，舞台移到大阪，他出席了支部幹部指導會，晚上給學生部講授《御書》。

一月十八日，他趕赴鳥取縣米子，出席在米子會館召開的地區部長會。

伸一一直操心米子的事。

前一年七月，島根、鳥取兩縣遭受暴雨侵襲，一百一十人死亡，四百餘人受傷，米子也受災

嚴重。會員發誓掀起布教大潮流，使居民就在此時此刻站起來，轉換家鄉的宿命。

然而，米子支部長石崎勇死於交通意外，年僅四十二歲。

「創價學會的信心要是了不起，有好處，為甚麼幹部會死於非命！」周圍議論紛紛。

大概學會員當中也有不少人抱同樣的疑慮。懷疑變成不信，許多同志信心動搖，開始批評學會。

座談會也死氣沉沉。

大家都想知怎麼辦才好。但非常遺憾，支部長一死，當地沒有能發出明確指導的幹部，原因是大家對信仰缺乏確信，不懂教學。

《御書》中隨處可見日蓮大聖人關於「三障四魔」的論說，其中就有「死魔」一項。意思是精進於佛法的人死亡，使其他人對信心產生懷疑和迷惑等。

人有宿業，凡夫不知其宿業之深。同樣是死得十分年輕，貫徹信心的人能把宿業「轉輕受」。

總之，誠懇地信仰，向廣宣流布邁進的人，不論以怎樣的形式去世，也一定成佛。

初期的佛典有這樣的故事：

一個叫摩訶男的在家信徒問佛陀：假如在熱鬧擁擠的街上忘了三寶之念，這時遇難喪命，自

己會在哪裏轉生，會成為甚麼呢？

佛陀說：摩訶男啊，譬如一株樹木朝東生長、向東傾斜、向東伸展，如果根斷了，它會倒向哪個方向呢？

摩訶男回答：倒向傾斜、伸展的方向。

佛陀教示：歸依佛法，勤勵修行的人，即使因事故等造成意外死亡，也會順從法流，轉生善處。

南條時光死去弟弟時，日蓮大聖人給他寫信說：

「七郎五郎由於深信於釋迦佛、《法華經》，臨終也安祥。」（日文《御書》全集一五六六頁）勤勵信心的人一定成佛，這就是大聖人的教導。然而，米子的會員並不能堅信不疑。

確信是廣布的活力之源，一旦喪失，廣布活動將停滯不前。

支部長石崎勇去世後，過了三個月，過了四個月，折伏也遲遲不見進展。接到負責中國地方幹部的報告，山本伸一派副理事長泉田弘和關久男去鳥取縣。

一月十七日，他們分別在鳥取和米子舉行一般講經，第二天出席在米子會館召開的地區幹部會。

伸一當日從九州飛到大阪。晚上，負責在米子講經的關久男來電，說：

「我拜讀《御書》，從各種角度談了同志的死，但氣氛還是很陰沉。在明天的地區幹部會上，我一定要打破大家心中的迷亂。」

伸一聽了，當即決定明天自己去米子。

一月十八日，他從大阪飛到米子。

親自到最困難的地方，這就是山本伸一的領導哲學。

在飛往米子的飛機上，山本伸一想起初次去鳥取的情景。

那是他就任第三任會長兩個多月前的一九六〇年二月二十二日。為出席在鳥取市行德的市立體育館舉行的大會，伸一從岡山乘列車往米子。

他訪問鳥取是因為和一個學會員有約。

前一年的三月，京都的福知山有會議召開，在接着的答問會上，一個步入老年的男子舉起手。

「我是從鳥取來的，叫森山大藏，對山本先生有一個請求。

現在鳥取的學會員不斷增加，請山本總務來一次，見見學會員，給予鼓勵。請先生務必來。」

這是嚴肅的要求。

「好，一定去。」

十個月後，伸一訪問鳥取。

鳥取站的月台上擠滿了迎候的學會員。伸一從人羣中發現森山，跟他打招呼。

「啊，老先生，見到您很健壯，太好了。和您有約，我就來了。」

森山感動極了。

「謝謝，謝謝，簡直像做夢。其實，我還有個請求。請為我們在鳥取建立支部吧。」

當時鳥取縣沒有支部，學會員分屬大阪、築地、足立等支部。

伸一微笑着回答：「我也是為此而來的。一定要建立支部。您上了年紀，請像大久保彥左衛門一樣，看護大家，讓全體會員沿着正確的方向前進。」

在當日的大會上，伸一也進行了答問會，懷着和每個人對話的心情進行指導。

大會之後，他和地區幹部懇談，商量成立支部的問題。

伸一此時就為鳥取的發展作出了部署。

翌日，山本伸一和十多個幹部去鳥取砂丘。

天氣晴朗，砂丘上殘雪處處，亮光閃爍。風很冷。遠遠可見觀光用的駱駝。

伸一對同來的幹部提議：「我們一起唱《月下沙漠》吧。」

大家唱着，悠然漫步。